



POKFULAM ROAD
HONG KONG
CHINA

中國香港
薄扶林道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aculty of Education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Tel: (852) 3917 6044 (Faculty Office)
Tel: (852) 3917 2544 (Programme Office)
Tel: (852) 3917 8254 (Office of Research)
Fax: (852) 2517 0075
Email: edfac@hku.hk

新聞稿

疫情中展現閱讀韌力，連續四屆全球排名前三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 (PIRLS) 2021 國際報告 (香港地區)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由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主辦，每五年一屆，旨在評估、比較並追蹤全球小四學生的閱讀表現，以及影響閱讀表現的各方面因素。本屆 PIRLS 2021 研究共有 57 個國家及地區參與，全球約 320,000 名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教師與校長參加。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港大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資助或委託，連續五屆進行香港地區的研究。

由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PIRLS 2021 香港地區首席研究員林葦葉博士、香港地區合作研究員謝錫金教授，以及港大教育學院助理教授、香港地區合作研究員鍾竹梅博士領導進行的「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 (PIRLS) 2021」的研究結果於今天(5月17日)上午發佈。本項目最新的研究結果茲闡述如下：

撮要

1. 香港小學四年級學生在 2021 年疫情大流行期間參加了第五屆全球閱讀能力進展研究，得分 573 分(國際平均分 500 分)，全球排名第二，連續四屆高居國際前三名之列。
2. 香港地區女生閱讀表現較男生為佳，資訊類閱讀較文藝類閱讀為優，閱讀尖子比率較歷屆提升，而能力稍遜學生比率一直維持在低水平，於 PIRLS 2021 更屬全球最少能力稍遜學生的地區。
3. 不論全球抑或香港地區，閱讀表現與學生對自己閱讀效能的自信關係最直接，學生閱讀效能的自信，建立在閱讀興趣、動機和習慣上。
4. 閱讀家庭和閱讀學校，是培育學生閱讀興趣、動機和習慣，繼而建立閱讀效能自信的條件。
5. 香港家庭的社經地位，對學生閱讀表現的影響，沒有其他國家或地區大，顯示了香港地區的閱讀公平性。
6. 香港學校是全球最安全的學校。
7. 香港學生、家長和教育工作者表現出了強大的閱讀韌性，是全球少數沒有受新冠大流行影響而退步的地區之一。

研究結果

1. 香港小四學生閱讀能力連續四屆排名全球前三名

1.1 香港小四學生閱讀表現持續優良，在 PIRLS 2021 中得分為 573 分，在全球(即第一、三階段參與國家及地區，下同；見本文件最後「研究簡介」頁第 0.5 節)43 個參與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二(見表 1、2 和圖 1)。

排名在香港之前的是第一的新加坡，得分為 587 分；在香港之後的是第三的俄羅斯，得分為 567 分。同樣以中文參加測試的還有中華台北地區與澳門地區。中華台北地區的學生的平均分為 544，排名第七；澳門地區得分為 536，排名第十五(見表 1)。至於合併第一、二、三階段後 57 個參與國家及地區的表現，包括四年級及五年級學生閱讀成績，見表 3。

1.2 文類閱讀能力方面，2021 年，香港小四學生於資訊類文章閱讀能力得分為 582 分，文藝類文章閱讀能力得分為 564 分，2021 年香港學生在兩種文類的表現，均較 2016 年為高。一如以往各屆，香港小學四年級生資訊類閱讀能力較文藝類高（見表 4）。

1.3 不同層級閱讀能力方面，2021 年，香港小四學生高階閱讀能力（評價與綜合能力）得分 572 分，基本閱讀能力（尋找資料與簡單推論能力）得分 577 分。2021 年香港學生在兩個層級的表現，均較 2016 年為高。香港小學四年級生於兩層級的能力一向相近，是好現象（見表 5）。

1.4 性別差異方面，2021 年，女生的閱讀成績較男生佳。女生得分為 577 分，男生得分為 569 分，2021 年的女生和男生的閱讀成績，均較 2016 年為高。

女生全球閱讀表現均高於男生。香港 PIRLS 2021 男女生閱讀表現相差八分，差距較國際男女生平均差別的 16 分為窄（見表 6），也較香港歷屆稍為收窄（見表 7 和圖 2）。男女生資訊類閱讀表現的差距，較文藝類的差距小。

1.5 個別差異方面，2021 年香港的閱讀尖子比率增加。達到 625 分優秀國際基準（即最高基準等級）的學生有 21%，達到 550 分高等國際基準的學生比率有 68%，達到 475 分中等國際基準的學生比率有 92%。與 2016 年相比，達到優秀國際基準的學生比率上升 3%，達到高等國際基準的學生比率同樣上升 3%（見表 8、9 和圖 3）。

1.6 香港小學四年級生閱讀表現在 400 分以下的比例，全球最低，與俄羅斯同樣為 2%。自 PIRLS 2001 年開始，香港閱讀能力稍遜學生比率屬全球最低地區之一，閱讀平等的指標持續高水平。

2. 學生的閱讀自信愈高，閱讀表現愈好

2.1 與香港學生閱讀成績有最大關係的因素有以下三項：

- 閱讀自信：即閱讀自我效能感 (reading self-efficacy)，指學生對自己有能力完成閱讀任務的信念；
- 閱讀態度：包括學生的閱讀興趣 (Students Like Reading)，以及在校外閱讀動機 (motivated to read outside of school) 等指標；
- 閱讀習慣：學生在校內校外自行閱讀的次數。

2.2 愈對自己閱讀能力有信心，閱讀成績愈好，是學生閱讀表現最直接的因素。約三成香港學生表示對自己的閱讀能力有信心，他們的平均成績為 605 分（32%）；近四成學生表示對自己的閱讀能力有一點信心，他們的平均成績為 573 分（39%）；近三成學生表示對自己的閱讀能力沒有信心，他們的平均成績為 539 分（29%）。亞洲區域學生對自己的閱讀能力相對國際而言較缺乏自信，香港地區亦然，澳門地區和中華台北地區也有類似情況（見表 10）。

2.3 閱讀興趣方面，有濃厚閱讀興趣的香港小四學生有 30%，他們的平均成績為 590 分；閱讀興趣一般的學生約佔四成半，他們的平均成績為 573 分（47%）；餘下的 23% 的學生閱讀興趣薄弱，他們的平均成績最低，為 550 分（見表 11）。

具有較高「閱讀自信」（2021 年：32%；2016 年：36%）和較濃厚「閱讀興趣」（2021 年：30%；2016 年：36%）的學生比率，均不及 2016 年（見表 12 和表 13）。

2.4 PIRLS 學生問卷調查了學生在校和校外的閱讀習慣。即使調查在 2021 年疫情期間進行，仍有超過六成學生（66.0%）「每星期一至兩次」或「每天或幾乎每天」、「在校自行安靜閱讀」，他們的閱讀成績較其他學生成績高（見表 14）。有近六成學生（59.6%）每天用「30 分鐘或以上」在學校以外閱讀，這班學生的閱讀表現平均達到 585 分以上，每天在校外閱讀少於半小時的學生，成績

為 554 分，二者差距顯著。

閱讀習慣和興趣皆是閱讀自信的條件，愈常閱讀，興趣愈高，則愈自信。閱讀習慣包括校內與校外，學生對學校愈有歸屬感，愈常閱讀和喜歡閱讀；校外則與家庭有關（俱見下文）。學生愈享受閱讀，愈不覺閱讀沉悶，閱讀愈自信，閱讀表現愈好。享受閱讀涉及閱讀動機，包括開卷有趣（為樂趣而讀），以及為開卷有益（為知識而讀），兩種動機都與享受閱讀有關，但開卷有趣比開卷有益更直接。此外，競爭有損享受閱讀，以致閱讀興趣、自信和表現都較低。

部份性別差異可以閱讀習慣和興趣解釋，男生較多在非學業方面使用電子設備，而愈如此，閱讀興趣低；女生也較男生多用圖書館，對學校亦較多歸屬感，而閱讀習慣和興趣較男生為正面。男女生閱讀表現的差異，非直接與生物性別有關，而是男女生的閱讀實踐導致的。

3. 建立閱讀家庭，從小培養子女成為優秀讀者

3.1 香港家庭因素與學生閱讀成績關係最密切的因素如下：

- 「學生的學前語文水平與活動」；
- 「家庭閱讀資源」、「家長期望子女的學歷」和「學生的社經地位」（包括家長的學歷和職業）；
- 「家長的閱讀興趣和態度」。

3.2 根據家長的報告，子女入讀小一時讀寫能力，自 PIRLS 2001 開始，皆是最有效預測學生小四閱讀表現的因素。PIRLS 2021 亦如是，約四成半的家長認為子女入讀小一時讀寫能力表現「很好」，這些學生的閱讀平均分為 596 分（45.8%），高於「表現一般」（42.8%）和「表現不好」（11.4%）的組別（見表 15）。小一時的讀寫能力中，認字能力與寫字能力固然高度相關，但認字能力，才與閱讀表現直接有關，非寫字能力。

PIRLS 家長問卷調查了父母在子女入讀小學前，跟他們進行多項閱讀活動的頻率，包括看書、說故事、唱歌、玩部件玩具、文字遊戲和跟子女討論做的事或閱讀的東西。其中超過一成半的家長跟子女在小一前「經常」進行閱讀活動，這些學生的閱讀平均分達 591 分（16.5%）。值得注意的是，有極少數的家長「從不或幾乎從不」跟子女在入讀小學前進行閱讀活動，子女在小四的閱讀表現低於香港學生的平均水平（3.0%）。

3.3 PIRLS 分別向學生和家長調查家中書本的數量，兩者結果一致。自 PIRLS 2001 開始，家中有「26-100 本書」的學生，閱讀表現達當屆香港閱讀平均分。2021 年亦如是，36.0% 的香港學生家中有「26-100 本書」，閱讀成績為 578 分，高於香港平均水平（見表 16）。整體而言，學生家中的書本數量較 2016 年提升，這方面可能與疫情有關（見下文）。

同樣，根據家長問卷，不論「家中書本數量」和「家中兒童書量」，均是書本愈多，學生的閱讀平均分愈高，家中書本和兒童書量達到「26-100 本」或以上，這些學生的平均分數約相等或高於香港學生的閱讀平均分（573 分）（見表 17 和 18）。

家庭的閱讀資源，是學生閱讀興趣的條件。家中書本數量愈多，閱讀習慣和興趣愈正面，則閱讀自信愈高，閱讀表現也愈好。

3.4 約三分之二的香港家長期望子女完成「大學學位」（66.0%），約四分之一家長期望子女完成研究生（碩士或博士）學位（26.3%）。家長對子女最高教育水平的期望愈高，子女閱讀表現愈好。

3.5 學生家庭的社經地位，包括家庭收入、父母學歷職業等，與學業各方面表現——包括閱讀——相關，全球一貫。閱讀研究因此更着重社經地位與閱讀表現的相關程度，程度愈低，表示社經地位對閱讀表現的影響較少，因而閱讀公平性愈高。

根據家庭問卷，2021 年約有三成半學生屬於「高社經地位」的組別，他們的閱讀平均分 592 分（35.8%）；約四成半的學生屬於「中社經地位」的組別，他們的閱讀平均分 572 分（46.4%）；餘下約一成半屬於「低社經地位」，學生的閱讀平均分 545 分（17.8%）。

根據學校問卷，有接近三成香港學校報告，錄取的學生來自「經濟環境較富裕的家庭」，學生閱讀平均分 588 分（28.0%），約四成半學校報告，錄取的學生來自「經濟環境較差的家庭」，學生閱讀平均分 564 分（45%），兩組學校學生的平均差距 24 分。

國際上，取錄「經濟環境較富裕的家庭」與「經濟環境較差的家庭」學生的學校，平均差別是 42 分，新加坡是 48 分，中華台北地區是 37 分。香港的差距是新加坡的一半。（見表 19）。

深入分析後，香港家庭的社經地位，其實並不直接影響學生的閱讀表現，而是通過家中書本的數量，以及對子女的期望等因素為中介，才與閱讀表現有關。換言之，家庭的社經地位高，家中的閱讀資源無疑比較豐富，則子女的閱讀興趣和習慣愈高，同時對子女的期望也愈高，而閱讀表現愈好。不是家庭社經地位直接導致學生閱讀表現佳，而是家中閱讀資源的分配以及家中閱讀活動，與對子女的期望，才與學生閱讀表現有關。因此，對於社經地位較不足的家庭，家長與其他社經地位家庭一樣，對子女有期望，以及學校和社會提供同樣充足的閱讀資源（見上文第 3.3 節），能抵消社經地位對學生的影響。

根據香港閱讀能力稍遜學生比率全球最低（見上文第 1.5 節），社經地位與閱讀表現的相關程度也較全球低，可以說，香港小學教育的閱讀公平性較全球高。

3.6 另一項與子女閱讀表現有間接關係的因素，是家長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慣，家長愈喜歡閱讀，家中書本愈多，家中閱讀活動也愈多，學生的閱讀表現也愈好。然而，香港家長的閱讀興趣偏低，僅有若一成半（14.0%）的父母「十分喜愛」閱讀，於全球 53 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 53，低於新加坡（21%）、澳門地區（17%）和中華台北地區（15%）和國際平均水平（31%）（見表 20）。

2021 年有七成家長「每周一次或兩次」以上在家「為了樂趣而閱讀」（70.7%），與 2016 年的數字略有增加（67.9%），但「閱讀興趣貧乏」的家長比率，卻逐屆上升，2021 年近四分之一（24%）。

4. 促進學校和課堂成功的因素

4.1 綜合分析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問卷，與學校和課堂有關的主要因素包括：

- 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包括「學生喜愛學校」「學生對閱讀課堂的投入程度」；
- 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包括「父母對子女就讀學校的看法」；
- 教師的工作滿足感和投入教學」；
- 「學校安全和學生秩序」

4.2 學生喜愛學校的程度，與學生對閱讀課堂的投入程度，兩者高度相關；而愈投入課堂的學生，閱讀興趣愈高，閱讀表現也愈好。近四成的香港小四學生表示自己積極投入閱讀課堂，他們的平均成績為 581 分（39.0%）；約一半學生表示自己尚算投入閱讀課堂，他們的平均成績為 572 分（50.1%）；餘下約一成學生表示自己在閱讀課堂並不投入，他們的平均成績為 550 分（10.9%）。2021 年香港學生對課堂的投入程度，較 2016 年為高。亞洲區域學生「十分投入」閱讀課堂的程度，與全球 57 個國家及地區比較偏低，中華台北地區排名 44（49%），新加坡排名 45（48%），澳門地區排名 50（45%），香港地區排名 56（39%）。

4.3 PIRLS 調查了父母對子女學校在家校合作、學校風氣和教育質素的看法。超過三分之二的香港家長，「十分滿意」子女所讀的學校（67.1%），子女的閱讀表現為 578 分；約三成的家長對子女

的學校「一般滿意」，子女的閱讀表現為 569 分。整體而言，香港的家長對子女的學校有相當正面的評價，少於 3% 家長對學校「不太滿意」，其子女的閱讀表現為 551 分。

家長對學校評價，與子女閱讀表現的相關性，究竟是怎樣的因果關係？是子女表現影響家長評價，還是相反？深入分析，家長對學校評價，與子女閱讀表現沒有直接關係，因此，有理由相信，子女表現影響家長評價，並非主因。分析繼續發現，家長對學校評價愈正面，則他們子女的小一讀寫能力愈高，家長的閱讀興趣也愈高，這些都是閱讀家庭的特徵（見上文第 3.2 節）。換言之，閱讀家庭對學校的評分較高，有較強歸屬感；而閱讀家庭的子女，閱讀表現較好。

4.4 教師對學校的校風的看法、對工作的滿足感也間接與學生閱讀表現有關。提升教師對學校目標的認同，以及對教學工作的滿意程度，能提升教師的教學動機和組織教學的能力，教師亦更願意投入課堂，間接提升閱讀教學的效能，與學生的閱讀表現有正面關係。大約三分之一的香港教師對工作感到「十分滿足」（37.3%），較 2016 年的同一比例為高（34.2%）。

4.5 閱讀不是單一學科，所有學科均涉及閱讀、需要閱讀，因此，除閱讀課堂外，還須建立閱讀學校，實現「所有教師都是閱讀教師」的校本精神。

閱讀課堂上，幾乎全部中文教師「每天或幾乎每天」用「教學書」作教學材料（95.2%），大約五成五「每天或幾乎每天」用「作業和工作紙」作教學材料（56.4%）。以文類劃分，則有超過一半教師「每星期一至兩次」或更頻密使用「短篇故事」作為文學閱讀的教材（54.9%）；約四成教師「每星期一至兩次」或更頻密使用「非小說類的學科書籍或教科書」作為資訊閱讀的教材（41.1%）。

推動跨學科閱讀方面，約八成學校每月一至兩次或更經常進行這類活動（78.9%），有九成以上學校設有晨讀或午讀時間（96.5%）。另外，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學校把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 (STEM) 列為學校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73.9%）。

4.6 根據校長報告，香港學校的秩序全球最好，學生和教師有安全的教學環境。大部分香港學校的校長認為校內的秩序和安全「不構成問題」（93.2%），於 57 個國家及地區中位列第一（見表 21）。

教師亦有表達對學校環境和學生秩序的看法。整體而言，絕大多數的香港教師（99.5%）認為任教的學校是「安全和有秩序」。教師對學校環境安全的認同程度較高：「在學校感到安全」（99.6%）、「學校的保安政策和措施很足夠」（98.3%）和「學校位於一個安全的社區」（98.1%）等。

根據全球數據，學校秩序愈好，學生閱讀表現愈佳，因為香港學校秩序良好，幾乎沒有學校因為秩序出現問題而導致學生閱讀表現不佳，因此，香港學校秩序與閱讀表現的相關程度較全球低得多。

5. 香港學生的閱讀韌力戰勝疫情

5.1 參加 PIRLS 2021 的 57 個國家及地區，有 35 個並非首次參加，其中五個國家及地區的學生成績分數顯著上升，九個國家及地區——包括香港——沒有退步。另外，超過六成國家及地區的學生成績顯著下跌（21 個，60.0%）（見表 22）。

5.2 疫情期間，香港學生經歷多次暫停面授課堂，學校彈性運用不同的教學模式教學，讓學生持續在家學習，達致停課不停學。根據統計，2019/20 學年小學四年級學生約有四成上課日需在家學習（41.5%），2020/21 學年則有約三成課時需在家學習（31.8%）。

5.3 三分一家長（33.1%）認為疫情期間子女的學習進度受到「很大影響」，子女的閱讀成績為 567 分；一半家長（50.8%）認為子女的學習進度受到「有些影響」，子女的閱讀成績為 581 分；有 5.2% 家長認為子女「不受影響」，子女的閱讀成績最高，達 594 分。

該 5.2% 家庭，除直接與閱讀表現有關外，還有三項特徵：社經地位較高、子女小一讀寫能力較好、家長對學校評價較高，這些特徵，其實也是閱讀家庭的特徵。

5.4 子女在家學習時，一半以上的家長會子女為提供額外的教育資源，包括「書本」（61.9%）、電子裝置（61.9%）、網上教學或補習（63.1%）。其中，提供書本為額外資源的家庭，子女閱讀成績較高，為 592 分，沒有額外提供書本的家庭，子女閱讀成績為 565 分。

5.5 學校在疫情期間，盡力通過多種方法來支援學生和教師繼續進行學與教。幾乎所有參與調查的學校，均有為學生「提供遙距教學或遙距學習資源」（98.5%）。支援學生方面，絕大部分的學校「為學生提供網上資源」（98.5%），其次是「為學生提供電子裝置」（87.7%）。支援老師方面，超過九成的學校會「建議教師如何提供網上教學」（98.5%）、「為教師提供技術支援」（98.5%）和「為教師提供電子裝置」（95.8%）。

5.6 全球而言，有兩項相對較明顯的閱讀疫情：

一、閱讀表現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地區，在疫情期間留家的學生，閱讀表現較不留在家的高；閱讀表現較低的國家和地區，二者關係較輕微。不同國家和地區，經濟系統和教育制度十分不同，疫情期間的防疫措施分別極大，因此，這項相關性的訊息，必須謹慎地依照社會脈絡詮釋，既不能簡單粗疏地普遍化約為全球現象，更不能誤讀為留家與閱讀之間的直接因果關係。

然而我們了解香港地區情況。疫情期間，據家長報告，有九成學生受疫情影響留家，閱讀成績為 577 分，因他們幾乎是香港全部參加測試的小四學生，所以閱讀成績與香港整體平均接近；有一成學生沒有因疫情留家（10.8%），閱讀成績為 554 分，他們應屬於雙職父母的家庭，再進一步分析，這一成學生中，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學生只有 7.0%，中等社經地位家庭學生有 12.6%，來自較低社經地位家庭學生有 14.4%，可見疫情期間依然不留在家的學生，不少來自資源較不足的家庭（見表 23）。

二、閱讀表現較低的國家和地區，學校提供電子設備和網上資源更有效，閱讀表現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家庭提供書本更有效。

這應與基數效應有關。閱讀表現較低的國家和地區，家庭的學習設備和資源本就匱乏，因此，當學校提供電子設備或其他學習資源，是雪中送炭，效果便較顯著。至於閱讀表現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家庭的學習設備和資源一向較充裕，因此，學校進一步提供，也是錦上添花，效果不如閱讀表現較低的國家和地區顯著，而在家庭中繼續培養子女維持閱讀的習慣和興趣，作用更大。

香港小四學生順利閱讀抗疫，有賴於閱讀家庭和閱讀學校的屏障保護。回歸閱讀根本，自小有良好認字能力，在安全的學校環境中投入課堂，對學校有歸屬感，培養閱讀習慣、動機、興趣，建立閱讀效能的自信，是香港小學四年級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和師長，面對閱讀疫情而猶能保持閱讀韌性的關鍵。

6. 總結和建議

6.1 香港小四學生維持以往三屆 PIRLS 研究的優秀表現，在 PIRLS 2021 表現出色。這是香港學生、家長，以及全體工作人員，乃至社會持份者共同努力的成果。特別是疫情下，香港小四學生仍具足夠的閱讀韌力 (reading resilience)，並沒有受疫情影響而退步。閱讀韌力建立於香港的閱讀學校與閱讀家庭的堅實和深厚的基礎上，鞏固並發展閱讀學校與閱讀家庭的質素，是閱讀教育的大方向。

6.2 歷屆 PIRLS 研究結果顯示，女生的閱讀成績均較男生佳。2021 年，雖然女生閱讀成績依然比男生好，但是男、女生的閱讀成績差別已略見收窄。性別本身並不與閱讀能力有關，而是由於男女

生的閱讀實踐有差異，男生較女生少用圖書館，以及更多使用電子設備而對閱讀的興趣較低，才與閱讀成績的差異有關。

培養男生平衡紙本閱讀與電子設備使用的習慣，以及他們的文藝閱讀能力，提升他們的閱讀興趣，是進一步收窄男女生閱讀成績差距，從而整體提升香港小四學生閱讀能力的關鍵。

6.3 香港尖子學生比率平穩增長，閱讀能力稍遜學生比例維持在低水平。香港學生達到優秀和高等國際基準的學生比率，較 PIRLS 2016 同樣提升。香港僅有 2% 學生閱讀能力低落，是全球最低比率的兩個國家及地區之一，另一是俄羅斯。

與排名第一的新加坡比較，新加坡優秀與高等國際基準學生比率的升幅，歷屆持續提升；相反，中等、低等及低下閱讀水平學生比率，則歷屆持續下降，這是他們學生在 PIRLS 2021 排名第一的主要原因。

繼續增加香港閱讀尖子的比例，進一步壓縮、或至少維持閱讀能力稍遜學生的極低比例，是香港閱讀教育目標。

6.4 學生的閱讀自我效能感，不論全球，抑或香港地區，均是與閱讀成績關係最密切的因素。閱讀自我效能感，與閱讀興趣和習慣有關，閱讀興趣和習慣愈正面，閱讀自我效能感也愈高。

香港學生的閱讀自我效能，以及閱讀態度和習慣，仍有提升空間。這是未來閱讀教育重中之重的方向。

6.5 香港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的閱讀成績影響較低，反映香港閱讀教育的公平性能夠繼續維持。在閱讀方面，沒有——也不應有——贏在起跑線這回事。

然而，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還是會通過家庭閱讀資源的分配，間接地與學生的閱讀成績有關。換言之，高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如果家庭的充足資源沒有轉化為子女的閱讀資源，社經地位對閱讀成績沒有作用。相反，家庭社經較低的學生，若家長能通過不同方法和途徑，安排子女有足夠的閱讀資源，子女的閱讀成績同樣優秀。因此，為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生補足閱讀資源，可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

6.6 子女入讀小學前，家長跟他們進行閱讀活動，對子女日後的閱讀能力有幫助。香港家長較少跟子女在幼兒期進行閱讀活動。家長宜在子女幼年時開始積極培養閱讀，提升閱讀的習慣和興趣，繼而提升子女的閱讀自我效能感。

社會持份者也承擔責任，提供友善的學前認字環境，是進一步提升香港閱讀水平的基建。

6.7 香港家長的閱讀興趣全球最低，與埃及同樣排名 50。家長的閱讀興趣，與家庭中的閱讀活動，以及家庭閱讀資源分配有關，因而間接地影響子女的閱讀態度和成績。家長必須以身作則，言教身教，不能只要求子女閱讀，而自己束書不觀。親子閱讀的培訓，亦是未來社會閱讀教育的重點。

6.8 與國際比較，香港學校整體環境安全，學生秩序良好。超過九成校長認為學校是安全而有秩序，於 57 個國家及地區中位列第一。教師對學校的安全和秩序抱相同看法。國際上，學校環境安全與學生閱讀成績密切相關，對香港而言，香港學校環境整體安全，因此與學生成績沒有關係；但是，學生課堂參與程度高，與學生喜歡學校的水平密切相關，這兩者愈正面，學生愈喜歡閱讀。因此，除了繼續香港學校良好的秩序與環境，讓學生在喜歡的環境中提升閱讀興趣，也是學校日後須發展的方向。

6.9 香港學生、家長、教師、學校，以及所有教育持份者，表現了傑出的學與教韌力，讓香港克服疫情對學習的折騰，順利渡過停課不停學的三年。香港連續四屆閱讀表現高處全球前三名，這成就十分了不起。

鳴謝

PIRLS 2001 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PIRLS 2006, 2011, 2016 和 2021 研究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委託進行，並獲贊助研究經費。

疫情大流行期間，教育局同寅、參與學校的校長與負責老師、學生，以及家長，仍盡心盡力，竭誠支持，疫疾雖厲，人心尤壯，團隊由衷感激。

有關「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 2021 香港地區」計劃的詳情，請瀏覽 <https://pirls.hku.hk>。如欲查看網上版新聞稿，下載相片和其他參考資料，請瀏覽 <http://web.edu.hku.hk/press>。

傳媒查詢，請聯絡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 (PIRLS) 2021 計劃香港地區研究代表、首席研究員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林葦葉博士（電話：3917 5282 / 電郵：jwilam@hku.hk / 傳真：2517 4403）；或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 (PIRLS) 2021 計劃項目經理及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吳鴻偉博士（電話：3917 5694 / 電郵：rexnghw@hku.hk / 傳真：2517 4403）；或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經理（發展及傳訊）張可恩女士（電話：3917 4270 / 電郵：emchy@hku.hk）。

2023 年 5 月 17 日